

青年马克思“历史科学”本义论析

黎学军

(广西艺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广西南宁 530021)

[摘要] 青年马克思笔下的“历史”和“科学”都是多义词,组合在一起的“历史科学”放在青年马克思特定的学术旨趣和奋斗目标背景下,应指的是一门主要用于解析与其同时代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架构运演规律的精确计量学说——政治经济学。在确立了对人类史总的看法之后,马克思构思了这门历史科学(即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有物质生产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只有用物质生产才能够计量人类的过去、只有用类似自然科学的计算方法才能精确计量物质生产的运动轨迹、只有用这样方式计算出来的结果才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状况及预示人类社会的未来状貌。

[关键词] 历史科学; 物质生产; 政治经济学; 资本论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3-0012-06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德国哲学”之前删去一句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1]516-519}其中提到的“历史科学”内涵在后世学人当中有一些不同的理解,一种看法是它类似于唯物史观,即它仅仅是一种对人类发展历程的总体看法;另一种看法是它是一种经济学说,提出来的时候该学说是并不存在的,提出之后马克思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去建构它。

笔者认为,青年马克思提出的“历史科学”是试图构建一门以经济之“眼”解析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架构运演规律的学说,准确地说就是政治经济学。对青年马克思来说,它是一门未来的学说,直到《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该门学说才逐渐成形。青年马克思通过对历史(思想—生产)、科学(虚假—真实)二者当中被错置的关系进行了颠倒之后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看法:物质生产是历史的源头、有物质生产的人类过去才是真正的人类史、能量化计算人类过去那些此起彼伏的物质生产事件、从物质到意识才能

正确说明世间万象、特别是可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状况且“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2]33}人类社会未来的学说才是科学。我们将用一种生产的逻辑,即“生产—人类史与生产—计算生产轨迹的学说”的链条对此加以说明。

一 历史及其生产内核

黑格尔认为,“历史”这一名词联合了客观和主观两方面,而且意思是指拉丁文所谓“发生的事情”本身,又指那“发生的事情的历史”。同时,这一名词固然包括发生的事情,也并没有不包括历史的叙述^[3]。不仅仅主流德国史学家是这样理解的,中文语境下“历史”的主要意思之一同样是指“当下之物的过去”,其学科界限甚至可以划得更小,即直接等同于“人类社会史(Gesellschaftsgeschichte)”。所以部分中文读者可能会将中文版马克思著述中凡是提到“历史”的地方,可能就自然而然地将其指认为马克思总是在谈论人类社会过去的那些事情。如果结合青年马克思特定的学术旨趣和其著述中的上下文关系,我们就会发现,并非所有马克思谈论“历史”的时候,都是在谈论“过去”。

青年马克思用“历史科学”(Geschichte)强调真实发生的历史,他笔下的“历史”是个多义词,至少有以下两大类意思:第一大类意思,取“历史”通用之义,中文意思即“过去”之谓,按照海德格尔的说

[收稿日期] 2015-03-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史研究(1979—2010年)”资助(编号:11CZX012)

[作者简介] 黎学军(1972-),男,广西南宁市人,广西艺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部教授,哲学博士。

法可理解为已经过去了的时间作为某种他性的存在进入了当前意识。该类别包括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几个主要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体状况、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两种具体用法;第二大类意思为“实践”之谓,即已经过去了的物质实践作为驱动人类社会向前的力量进入了过去的时间,该类别包括物质生产、反抗阶级的革命斗争两种具体用法。

第一大类意思较符合中文读者阅读习惯,这类用法在青年马克思著述中出现的次数是非常多的。比如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到的:“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1]4}这里的第一个“历史”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意思。此外,马克思也经常用“历史”来表示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体状况,这本身也带有抨击这些负面状况“即将过去”之义,例如:“正像古代各民族是在想象中、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1]9}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谈论“过去”实际上总是为了映照“当下”,他的全部学术活动始终紧密围绕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进行解析和批判这个主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2]24}马克思立足于19世纪欧洲特别是英国资本主义现状构建自己对“历史”的看法,这尤其体现在第二类意思中那些被称之为对人类史的政治式解读上面。

第二大类意思中的“物质生产实践”,更能凸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式的解读。由物质生产到上层建筑,再到二者之间的摩擦必然导致人类经济形态的更迭。总之,马克思眼中的真历史,就是有生产的、有生产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二者摩擦的轨迹及其中不同社会人群的交错互动,人类经济形态最终达至自由人联合体。

首先,物质生产对人类史的意义。我们在谈论马克思的“历史”时,通常指的就是这样的“人生”——有人、有生产。所谓物质生产实践,我们指的是“现有的人在一定的生产关系范围内、通过有计划地使用一定的生产资料、把一定的实物(原料)加工成为日常用品的那种实践”^[4],现实的个人正

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劳作中,生产着人类的历史。马克思也曾经直接将“历史”等同于“经济”,他这样说道:

但是,蒲鲁东先生既然承认自己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他在使用普遍性、上帝等等响亮的字眼时就承认了这一点——,岂不是含蓄地和必然地承认他不能理解经济发展吗?^[5]

马克思认可的科学的历史,即认识到了物质生产是根本推动力的那种人类史学说。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是所有历史的决定性基础,即认识到了人类社会自从有了生产之后,人类本身才有了意义,以此现实反映到理论上的史学也才有了意义。这既是马克思认可的真历史,也是青年马克思对工业资本主义批判的先导性假设。

其次,物质生产与之相对应的上层建筑的摩擦及其对应社会人群的交错互动对人类史的推动。他认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6]257}而阶级斗争必然一步一步的推动人类社会走到共产主义社会。进入到阶级社会之后,人类社会的火车加快了进入到无阶级社会的进程^{[7]547}。

马克思对社会人群划分的观察基于19世纪中叶的社会现实。那些将客观经济现实的优先性^[8]放在首要位置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对社会阶级的划分主要聚焦于一点:生产要素,即“有什么”归根结底“是什么”。马克思也曾以此作“刀”切分社会人群,他说道:

例如,医生和官吏似乎也形成两个阶级,因为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其中每个集团的成员的收入都来自同一源泉。对于社会分工在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中间造成的利益和地位的无止境的划分,——例如,土地所有者分成葡萄园所有者,耕地所有者,森林所有者,矿山所有者,渔场所有者,——似乎同样也可以这样说^[9]。

在马克思看来,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6]84}。无序的人群被分工这个标准划分出了不同的集团,从此再也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

这样的人”^{[6]85},这些人的子女也随之被固定在与自己父母一样的人群中。

与对社会阶级的划分一样,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站马克思也是根据19世纪中叶的欧洲现实来推断的。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0]他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提到,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最终会导致“一统”,即落后国家“引进”了现代性以克服自身的落后,并最终成为像德、英、法那样的国家。成为那样的国家之后,同样地会自然而然的递进到无阶级社会。

将“物质生产实践”嵌进了“历史”的内涵当中之后,马克思为自己下一步以物质生产实践的计算为“解剖刀”剖析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状况并提炼出一些普世理论然后推广至全部人类发展史打下了伏笔。

二 人类史的叙事

马克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家,他没有像传统史学家那样详细地去谈论人类过去的政治状况。更多的时候,他喜欢用物质生产实践或经济之“眼”去穿透人类历史发展的迷雾,特别是透过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迷雾:“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表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2]3}青年马克思在构建起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之前就已经借助解读别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形成了自己对人类发展历程独特的看法,然后将这种历史观作为自己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马克思先从别人的经济学史那里推导出了唯物史观,然后再用唯物史观作为研究的基础,推导出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最后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回过头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

马克思并没有追踪人类史的原点,这在他看来是一件使得自己陷入逻辑矛盾的难事,他只是从人类社会“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11]479-480}的某个片段开始叙述其人类史故事的。

在他的人类史叙事当中,一个又一个的人类个体,面对着“吝啬”^①的大自然,为了解决吃饭的问题,抛弃了血亲自助^[12],走到了一起,结成了求食团

队——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11]481}。求食团队内部工作安排是最初的分工,对外则是与与己争食的团队进行抗争。

为了更好的获得食物,求食团队内部有专门人员琢磨工具的创制及使用,采用了新工具的求食团队采食能力强,闲散个体主动加入该团队,伴随着团队的逐渐壮大,公平分配粮食的任务日益加重。采集到的食物如何分配呢?团队首领可以采取以下的方式分配:绝对平均、按照采食能力、按亲疏远近,等等。

相互争食的团队成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或掩饰自己的动机,用肢体语言或有声语言对内对外诉说着自己的理由,这就是现代意识形态机器的雏形。求食团队为规范内部矛盾,初步建立了一些带有半强制性的机构。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7]532}。

采集的食物多寡与人们采食的能力是直接相关的,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6]80}。而分配的多寡则牵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管哪一种分配方式,都会在团队内部形成某种形式的人群划分,人们逐渐发现自己与子女的处境一旦形成就极难更改。从此,人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人们的、不受人们控制、使人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人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6]85}。

不甘心分得食物少的人员团结起来试图推翻旧的分配制度,当他们掌握了最新的采食工具,团队的分配秩序就有可能被改变了。如此循环反复,人类社会就从初级向高级形态迈进了,如马克思所说:“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方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6]124}

采食能力所体现的生产力与分配体系所体现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成为了推动人类社会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力量,这种力量还将推动人类走向那个不再为食物发愁的社会形态。

求食团队一直梦想着一种物质极大丰富,人人平等的享受像泉水一样涌出的物质资源,归根结底是不再受求食的困惑,人们可以腾出时间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同时实现“对物质世界的完全掌握”^[13]。马克思的蓝图不仅是一张纯粹的经济蓝图,更是一张人类史发展的蓝图。

到了自由人联合体阶段,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

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14]⁹⁶⁻⁹⁷。到了那个时候,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都能得到解决。

从以上的人类史叙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贯穿人类史始终的主轴是“物质生产实践”,有了它,人类才有许多的故事;有了它,才有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马克思、恩格斯明显接受并改造了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只不过是“绝对观念”置换成了“物质生产”。让我们看一看黑格尔的唯心史观:

历史是世界精神(进而言之,是人的意识)的历史,它经历了自我认识的发展,它的促进因素和载体是一种文化,当这种文化激发了超出它所能包含的更多的发展时,它就要灭亡。

再比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历史是人类辛勤劳动的历史,它经历了生产能力的发展,它的促进因素和载体是一种经济结构,当这种经济结构激发了超出它所能包含的更多的发展时,它就要灭亡^[15]。

虽然句子中的关键词发生了改变,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认可并接受了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历史是一个从较低级的规定性向较高级的规定性发展的过程。历史是有目的的,在同样的规律下,人类历史的发展只能有一种目的地。

青年马克思的史学来源是非常丰富的,其历史目的论可能并非仅仅源自黑格尔。事实上,这是19世纪德国史学界的主流想法,当时德国几乎所有政治史学家——尼布尔、达尔曼、兰克、魏茨、基泽布雷希特、德罗伊森、豪伊瑟、马克斯·邓克尔、聚贝尔、蒙森和特赖奇克都赞成普鲁士占支配地位的“小德意志”。在他们看来,“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在所有国家都是一样的,这简直就像确定的法则一样。”^[16]¹²马克思对于这些与己同时代的德国史学家谈论得很少,这也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事情。

三 科学

马克思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确立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性批判,他认为一种新的、“实证性的”科学应该成为现代无产者革命运动的认识基础。通过这种科学,这个世界不仅应被不同观点予以解释,而且还将发生变化。借此,唯物主义第一次最终同人类历史联系在了一起^[16]¹²。这种

“关于人的自然科学”,就是政治经济学,马克思需要用它来揭开资本主义的商业秘密。

德语“科学”(Wissenschaften)一词原来指的就是方法上的进步,而不是象法国实证主义者那样强调对事物之间规律性的认识^[17]。与18世纪德语作者对“历史”的新理解一致,他们认为“科学”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受控的寻求真实性的方式,即进行系统性和自主性的理解,运用方法性的引导^[18]。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这一点,即马克思认可了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他除了进行“物质—意识”的颠倒之外,也在另一方面超越了黑格尔,即马克思还认为必须用量化的方式去推算这种推动力。

青年马克思笔下的“科学”也是多义词,大约有四种意思:与德国古典哲学相对立的学说、规律性的一般知识、端正了“态度”之后的政治经济学、代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各种学说。

第一种涵义是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学派颠倒物质与意识错误时会经常出现的一种用法,即一种表明“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的学说。在德语中,广义的哲学很多时候指的恰恰是科学(Wissenschaft),即一种认识“现存”事物的井井有条的思想工作,狭义的哲学只是科学中的一种。这就导致了在德语哲学文献中屡见不鲜的把“哲学”称作“科学”的情况,康德如此,费希特和黑格尔也是如此。不过,哲学和科学还有一种跨语言性质的普遍用法,这就是:哲学仅指狭义的哲学,科学则指狭义的科学;前者的特征是抽象思辨,其代表是形而上学,后者的特征是经验实证,其代表是自然科学^[19]。例如:

面对“不讲科学的”法国人和英国人,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就是首先激起德国读者对这些外国人的皮相之见或“粗俗的”经验主义表示应有的蔑视,就是为“德国科学”唱颂歌,并赋予它这样的使命:揭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理,揭示绝对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于是他们立刻开始工作,想以“德国科学”代表的身份来完成这个使命^[15]⁵⁸⁸⁻⁵⁸⁹。

第二种涵义是无阶级色彩的,泛指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当中提炼出来的那些举世公认的真理认识,这也是“科学”最基始的一个意思。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该词,马克思也有一个学术界限,就是那些与黑格尔学派区别开来的知识才有可能被认为是世界的真理认识。

第三四种涵义在情感色彩上实则是一致的,一种充满了阶级色彩的学术划分方法,这当然与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目的地的判断是一致的,也是与

19世纪欧洲社会革命息息相关的。马克思指出,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就不需要“在自己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6]155}事实上,成熟马克思也一直把学术真实性与某种学说是否代表无产阶级紧密相连接在一起。这一点,恩格斯早已指出过:“德国无产阶级出现了。它的全部理论内容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2]37}之后的社会主义阵营理论界绵延至今仍然坚持认为,只有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性阶级立场中,科学才能成其为科学。

总之,自然科学式的、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现实映于理论之上的,这就是马克思对科学的理解。经过长时间的铺垫,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显著成果《资本论》第1卷里,马克思对自己青年时期所认可的“科学”也进行了重新的认识,实际上是明确赋予政治经济学一种阶级的色彩。他说道:

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14]16}。

在学术划分上,第三四种涵义也有些不同。用来度量物质生产实践的学说通常与“实证科学”联系在一起,比如:“在思辨中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1]526}青年马克思使用“科学”来将自己与黑格尔主义进行学术切割,然后赋予它一种自然科学的色调。这当然是为自己下一步剖析资本主义运行规律奠定了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论证“一个强大的、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2]38}。这门科学建立起来之后,唯物史观得到了科学的证明,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清楚地知道了前进的方向,拿起阶级斗争的武器,解决对立阶级之间的经济纷争。

四 余论

综合来看,青年马克思所谓“历史科学”可以按照其内涵解释为关于“人类史运行历程中物质生产实践及其对应的社会人群互动的实证科学”,这与政治经济学初始之义“理财学”内涵基本一致,也与19世纪政治经济学基本内涵,即对国家财产的管理

学说^[20]也是基本一致的。马克思终其一生始终是以经济之“眼”看世界,他的学术生涯可以简略地认为主要做了一件事情: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2]31}。他通过政治经济学解构资本主义,然后将运算所得的原理倒推到人类史的开端,其历史科学由此显现出史学“脸孔”和经济学“骨架”。

后世一些学人将马克思“历史科学”归入到传统史学的一部分,原因之一除了按照中文字面意义理解之外,原因之二还有就是马克思在阐发该概念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同时系统阐发了他自己的历史观。在我们看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研究别人的经济学著作推导出的一种结果,而历史科学则是一种青年马克思正在构思但又尚未成形的学说。我们可以这样分类,马克思唯物史观属于传承了从维科到黑格尔的“人可以认识自己的历史”理念的一种历史哲学,而马克思历史科学则属于传承了古典经济学思想精髓的经济学。

稍晚一些时候,恩格斯对“历史科学”内涵做了一些扩展。恩格斯后来曾说:唯物史观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2]38}从以上这段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恩格斯不但明确地把经济学归入到历史科学中,而且还将一切人文学科都划归了进去。他是在“物质—意识”关系归正之后、去除颠倒的意识形态影响之后,对所有人文科学这样下定义的。也就是说,真正的建立在物质决定意识基础之上的人文科学都属于历史科学,都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科学。

当然,我们说马克思“历史科学”是政治经济学,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马克思“历史科学”本身也蕴含着丰富的史学知识,但是我们目前对青年马克思受到了哪种欧洲史学传统的影响这一点仍然是不甚明了的,美欧一些马克思学说研究者谈论到这一点的时候,也是含糊其辞的。即青年马克思具体看过了什么史学典籍,是不是只有《克罗茨纳赫笔记》或《历史学笔记》里提到(追忆)的那些人和书呢?青年马克思受到了经济学家的史学思想影响抑或是受到了史学家的经济思想影响呢?这两个问题仍然有探讨的必要。

注释:

① 当自然异常富饶时,便没有人类历史,因为这样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简言之,自然界不“慷慨”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先决条件。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德]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译.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63.
- [4] [法]路易·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M]. 顾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58.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2.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8] 张一兵. 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36.
- [9]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002.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4.
-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2] [美]滕尼·弗兰克. 罗马帝国主义[M]. 宫秀华,译.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8:4.
- [13] [英]安东尼·吉登斯. 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与国家[M]. 郭忠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74.
- [14]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15] [英]G·A·科恩.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M]. 段忠桥,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41-42.
- [16] [法]安托万·基扬. 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M]. 黄艳红,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
- [17] [德]斯特凡·约尔丹. 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M]. 孟钟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41.
- [18] 王晴佳. 近代德国的历史思想和实践[J]. 世界历史, 1990(6):105-113.
- [19] 徐长福. 求解“柯尔施问题”[J]. 哲学研究, 2004(6): 3-11.
- [20] [瑞士]西斯蒙第.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M]. 何钦,译. 北京:商务出版社, 1997:24.

On Original Intention of Young Marx's Historical Science

LI Xue-Jun

(Guangxi Arts Institute, Nanning 530021, China)

Abstract: “History” and “science” are both polysemous in Karl Marx’s early writings, and his term “historical science” mainly referred to a theory of accurate measurement about the industrial capitalism’s frame and its structural evolution, namely, political economics. After establishing a totalitarian human history view, Marx draw up a mental outline of this historical science (later it became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only a history which concerned about material production is a real history, only by measuring material production can we measure the past of mankind, only by using methods which are similar to natural science can we measure the trajectories of material production accurately, and finally, only by using the results which are obtained through historical scientific methods can we illustrate the status of capitalist society and predicts the future appearance of human society.

Key words: History of science; material production; political economics; Kapital